

沿着梦想的痕迹 慢慢治愈

□崔红玲

走在生活的羊肠小道,有多少人会执拗地一路披荆斩棘,义无反顾地坚持奔赴梦想呢?

初秋。晚暮。

合上许路老师的《造舟记》,走到阳台,推开玻璃窗,望着霓虹灯下来来往往的人流,我问在远方打拼的朋友,也问自己。

答案,应该是少之又少吧?

太多太多的我们,都是从最初热情澎湃地追梦,慢慢在一地鸡毛的生活中走到了无可奈何地放弃,甚至还为放弃用一千或一万个理由去宽慰自己。

许路老师,便是那少之又少的其中之一,而《造舟记》就是他奔赴梦想的一道道接续显现的痕迹。

他想要找到一艘老式木帆船,驾着它出海,环绕地球一周。

因为这个少年意气的英雄梦想,他不再满足于发表在国际期刊上的论文、获奖的纪录片,硬生生地将自己的生活从安逸推向了无边无际的忙碌。自2004年起,他沿着福建海岸线,来来回回走了几十趟,探访了几十处造船作坊和上百位造船师傅,并一次次将造船工匠的讲述与中国帆船民族志里的记录去比对、去印证,然后寻觅、挖掘、研习、复原、建造……

后来的后来,在他与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太平公主号”这艘严格按照

传统工艺制作的仿赶缙船,终于在2008年4月13日正式开航。只是,次年4月26日,该船因外船意外撞击而失事。

从某种意义上讲,许路老师走过千难万阻之后,依然未能拥抱梦想。

但这丝毫未能影响他在梦想上投入的热情。正如他所说,“太平公主号”的故事,像是一场拔河,一头是理想,另一头是现实,时间则是一把在拔河绳上一道一道划口子的刀子。金钱有时在理想的这头拉,有时却跑到悬崖下面拉失败的那头,更多的时候则是变成另一把刀子割着拔河绳……

生活也是一场拔河,同样一头是希望,另一头是幻灭,只不过“太平公主号”的拔河绳和爱情、亲情、友情等拧成一条更粗的拔河绳,有时拉近希望,有时却被拉向幻灭。快乐和痛苦各半,但只要活着,我们就不能松手。

不得不说,当隔着纸张笔墨,在静默与喧嚣交织的时光中,用目光打开《造舟记》,与其说是阅读作者的逐梦历程,不如说是阅读自己的灵魂,阅读自己在漫漫人生路被世俗的尘土遮掩的灵魂,并在刮骨疗伤般的阅读过程中,把问题抛给自己——

在奔赴梦想的道路上,我们真的无能为力了吗?

朋友小暖,还在读高中的时候,

便想画出名气,然后天南地北地走,画山、画水、画人间。

为了这个梦想,小暖从高中到大学毕业再到结婚生子之前,真的在画画上花了大把时间和心思,所作之画也算灵气活现。

只是,当了母亲后,小暖便放下了画笔。我们都替她感到惋惜,觉得她完全可以好好统筹一下时间,再坚持一下,或许她当时离梦想不过几步之遥。但小暖说,在画画和孩子之间,得有取舍,着实没时间、没精力去奔赴梦想。等孩子上学了,小暖闲余时间多了,再拿起画笔,手却生疏了。那日,小暖将《造舟记》从书架上取下来,推荐给正在找工作的侄子。

小暖说,过去,她固执地认为,是现实逼着自己放弃了梦想,但现在将自己代入作者许路老师的故事中,在反复咀嚼其中的执拗后,突然觉得当初自己与梦想背道而驰,其实无关现实,不过是自己畏苦惧难,没勇气坚持罢了。

小暖是,我们又何尝不是?

其实,很多时候,不是梦想抛弃了我们,而是我们不够坚定,或者太在意得失,早早便选择了放弃。

但愿,通过许路老师的《造舟记》,这个用32.8万字娓娓道来的关于梦想的故事,我们能深深触动,慢慢治愈。

心灵猎手的《女仆勒波雷拉》

□董全云

好的文字是什么样的?

大概就是读之有被击中、甚至灵魂为之颤动的感觉。就算从未谋面、从无交集,那作家笔下的文字也能像穿越时空的金色鱼钩,直抵你的心房。而你,心甘情愿上钩。

素有“心灵捕手”之称,享誉世界的奥地利作家茨威格正是这样的存在。

罗曼·罗兰曾盛赞:“茨威格是奥地利市民社会高贵的代言人,是他们的能力和弱点、魅力和绝望最好的描写者。”高尔基评价茨威格是“世界上最了解女人的作家”。他无与伦比的女性心理描写、天才般的洞察力,让读者在掩卷之后,依然久久沉浸于精彩的人物心理描写中。

《女仆勒波雷拉》是斯蒂芬·茨威格的一篇短篇小说,从来没有得到男人青睐和爱抚触摸的女仆在男主人男爵一句带有嘲讽的玩笑和无意触摸下,产生了近乎变态的裂变。

斯蒂芬·茨威格对人物心理的文字描摹有一种极致化的细腻,诗意的文字配合跌宕起伏的心理变化,让阅读变成了一场既微妙又酣畅、既意外又合理的内心冒险。小说宛若一幅细腻、感性的素描,虽然是

以旁观者的视角叙述那些人物与故事,却充满了作者自身的悲悯与体悟。那些人性的思索、心理的探察,套用一词“一笔入魂”也丝毫不觉得过誉!

“就这样,通过这次偶然的震荡,堆在她内心里的泥土便开始一层一层地扒出和挪开,终于先是模模糊糊地,然后越来越清晰地显露出前所未有的情感。如同一条狗,在周围所有的双腿形体当中,突然有一天辨出其中之一就是自己认定为主人的那一个……”他的文字把奥地利精神分析学专家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得到了最完美的应用,评论界因而盛称茨威格为“打开弗洛伊德危险闸门的心灵猎手”。

小说《女仆勒波雷拉》中出现了23次动物类的比喻,茨威格眼中的女仆完全没有女人的模样,却有着“野兽”般的模样、眼神中透露着“野兽”的野蛮和无知。她丑陋、笨拙、倔强、冷漠、谄媚、软弱、粗野,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内心完全荒芜的一种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从来不会有人类情感、活得像冷冰冰野兽的女人,终于还是遇到了一个唤醒她的男人。茨威格的笔下对这个女人充满鄙夷之情,无论是在男主人面前

的形象描写,还是在面对内心情感时的卑贱,茨威格就像男主人一样厌恶这个鄙俗又危险的女人。最终,女仆因为男主人的厌恶被赶出家门,内心无法承受,选择了自杀身亡。很多人读到最后,会对女仆心生怜悯,认为是男主人的无情害死了女仆。其实,女仆空洞鄙俗的内心在得到男主人的关心时,便成为自私的杀人利器,只为满足内心的私欲,用自己野兽般的无情杀死了女主人。茨威格成功地写出了“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个道理。

“她只是坐着,目光怯怯地等待主人的第一次呼哨声,犹如一条知道自己闯祸挨了打的狗。”那个粗鄙的女仆,因为主人而重获生存价值,又因为主人丧失生存价值,最终投河。小说最后,女仆悲惨的结局像一颗小石子,直直砸向你柔软的心湖,再荡出几圈无边的涟漪。

人活着,便有各种各样的不幸,而比这些加诸于自身的不幸更为不幸的是,自己因为这些不幸,放弃了内心的自由,趋附和屈从,随波逐流,便由欲望、权利、利益所驱使,没有一颗平静和安宁的属于自己的心了。



乐读《论语》

主讲人:李乐观



收听《论语》精彩解读
扫描二维码

【原文】

子曰:“孟之反(1)不伐(2),奔(3)而殿(4),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

【译文】

孔子说:“孟之反不自夸。军队败退时,他留在后面掩护。即将入城门时,鞭打着自己的马说:‘不是我敢于担当殿后的重任,实在是这匹马跑不快啊。’”

【评析】

本章夫子称赞孟之反不贪功的谦逊态度。

(1)孟之反:名侧,字之反,鲁国大夫。在齐鲁之战中因成功掩护右师败退而一举成名。

(2)伐:指夸耀。

(3)奔:表示军队败逃。

(4)殿:指行军走在最后。

《左传》记载,公元前484年,齐、鲁交恶,齐国发兵攻打鲁国。眼见大兵压境,逼近国都曲阜城,鲁国的执政卿季康子希望动员“三桓”的力量,以共同抗击入侵的齐军。但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孟孙、叔孙两家都不愿意出兵,原因很简单,季康子在鲁国大权在握,独断专行,平日里并不把其他两家放在眼里。既然权力独享,利益独大,在国家危难的关头,也应该是季氏出面力挽狂澜。现在季康子却要求三家一起上阵杀敌,孟孙氏和叔孙氏自然是抵触的。后来,再求采用激将法,这才促使两家同意共同御敌。最终,鲁国由季康子出兵组成左师,再求为帅;由孟武伯出兵组成右师,孟孺子为帅,而孟之反就在当时的右师军中;叔孙武叔则负责都城的守卫。

随后,齐、鲁两军在曲阜城外交战。左师在再求的率领下勇猛冲入齐军阵中,获甲首八十,迅速取得了优势;右师则行动迟缓,犹豫不决,两军稍一接触就不战自败。统帅孟孺子根本无心恋战,眼见战局不利,就鸣金撤退。其实,孟氏的右军并非没有战斗力,他们只是不愿为季氏卖命,有意地保存实力。孟之反虽然跟着右军一路败退,但他始终走在大军的后面,主动担任起殿后的重任。孟之反多次与追击的齐军英勇奋战,保护右军安全退回到曲阜城内。眼看别人都进城了,为掩饰自己殿后的功劳,孟之反这才用鞭子狠狠地抽打马背,谦逊地表示这是由于马跑不快的缘故。夫子在谈及这场战争时,特别赞扬了孟之反,认为战争失利主动殿后,这是英勇的行为;有了功劳却不自夸,这是谦逊的品德;保护大军全身而退,这是责任的担当。(第124期)